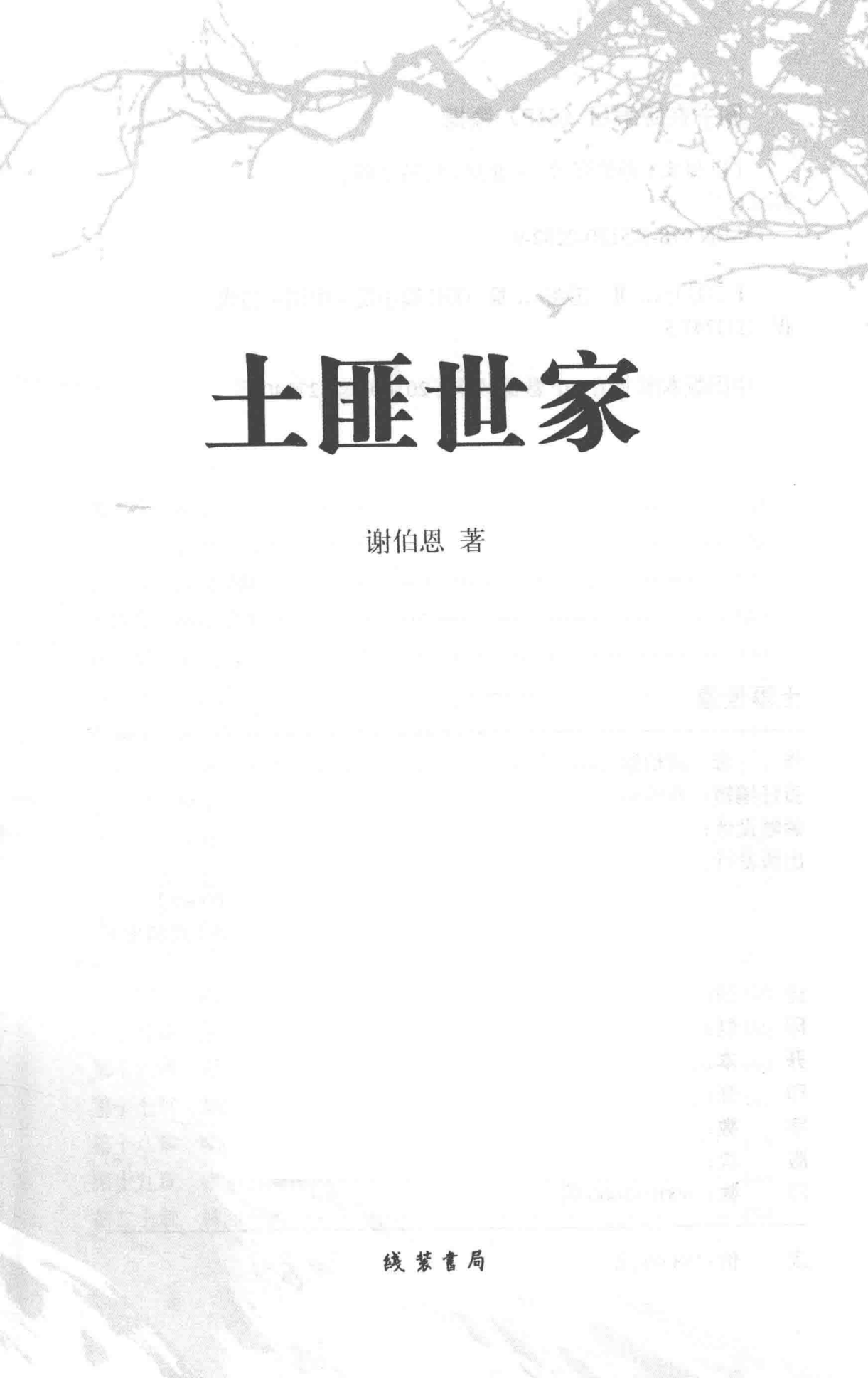




土匪世家

谢伯恩 著

綫裝書局



土匪世家

谢伯恩 著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土匪世家 / 谢伯恩著. -- 北京: 线装书局,
2016.6

ISBN 978-7-5120-2282-9

I. ①土 ... II. ①谢 ...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27040 号

土匪世家

作 者: 谢伯恩

责任编辑: 曹胜利

装帧设计: 美迪文化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100009)

电 话: 010-64045283 (发行部) 64045583 (总编室)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北京睿和名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 张: 35.5

字 数: 439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册

定 价: 6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顺手牵羊	001
第二章	言家风云	028
第三章	乱世梟匪	055
第四章	移花接木	077
第五章	金钩钓鱼	105
第六章	三上刑场	129
第七章	冒名替身	149
第八章	山林之战	178
第九章	降龙伏虎	203
第十章	入帮立身	224
第十一章	骨肉相逢	249
第十二章	叱咤绿林	271
第十三章	杀夫配妇	299
第十四章	洞中婚礼	328
第十五章	匪巢救人	350
第十六章	忍辱负重	369
第十七章	劫狱救人	397
第十八章	陷阱行动	415
第十九章	密室犯险	440
第二十章	林海台湾	458

第二十一章	龙争虎斗.....	485
第二十二章	赚取密图.....	509
第二十三章	里应外合.....	527
第二十四章	山中焚虎.....	544

第一章 顺手牵羊

雾。

晨雾。

冬季的晨雾。

湘西冬天的晨雾又大又浓又湿。说大，它吞噬了高山峻岭，弥合了天地苍穹；说浓，它像刚挤出的牛奶，几乎能把人浮起来；说湿，它如同下着沸沸扬扬的牛毛细雨，可雨尚能用雨具遮挡，而斗笠雨伞对这种雾却毫无作用，它会从前后左右无孔不入地来光顾你。在这雾中行走，眼睛起不了多少作用，几乎全靠身上的感应器官。然而神经系统也似乎受这黏湿的浓雾干扰，常常无端感觉周围有许多危险而不敢挪动一步；忽而又觉得什么也没有，即使投足之处是万丈深渊也踏上前去。雾中的静与动也很特别，有时连风吹树叶的摆动声也听不到，静得像置身在凝固的大冰块中一样，使人感到窒息般的难受；有时山林中突然间爆发出野兽的弱肉强食的搏斗声，回声阵阵，令人毛骨悚然。所以，就是山里人在大雾天走路也提心吊胆，说不定会同野兽迎面相碰，也说不定会被人打上一闷棍。在这样的雾天里，谁又知道隐藏着多少神秘、危险和罪恶呢？

就在这沉沉的雾海之中，有两个模糊的身影匍匐在纵贯南北的鸡公界山口前的山垭上，从他们的身姿来看，在这里待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只见其中一个人在倾听着什么，一动也不动；在他旁边一个较小的身影，不时扭过头来看自己的伙伴，然而近在咫尺，却看不清脸上的任何表情，只好又转过头去。

突然，“叮当、叮当……”一阵清脆的铃声打破了雾海中的沉寂。随即，一个鸭公嗓子喝道：“什么人？站住！”

“……是，是我。”一个苍老的声音惊慌失措地应道。

“到哪里去？”又一个带着童音的人一边拉枪栓一边问。

由于雾浓，空气湿度大，有利于声音的传播，就连对话者的神态也几乎能听出来。

“到……到界坪去。”那个苍老的声音战战兢兢地应道。

“到界坪去干什么？”鸭公嗓子逼问道。

“从柏树岭来，到界坪女儿家去。”那老人惊魂稍定，说话也流利了。

“邹司令有命令，为了消灭在银湾的‘红脑壳’北方佬，这里封锁了，不许两边的人过往。”那个童音煞有介事地吆喝着。

原来这是盘踞在银湾的土匪“湘西反共军”雪峰山地区副司令兼第二支队司令邹麻子设置的哨卡。

“求求二位老总，我老伴在女儿家得了重病，要我去……”

“不行，就是病死了也不行。”鸭公嗓子不耐烦了，打断那哀求声，凶声凶气地说，“少啰唆，不然，别怪老子的枪子不认人。”

不久，便响起一阵由近而远的脚步声，显然，那过路的老人只好转身回去了。

“哈哈！你看老子想的办法不错吧，有这几个牛铃子拦在路上可省事多了，不然在这鬼雾里，就是把眼睛瞪得牛卵大，也不济事。”鸭公

嗓子自鸣得意地说。

“好！实在是好！亏你这老桩子想出这个办法，又省事又方便。”那童音马上奉承起来。

“嘿……你检查一下机关，我先进哨棚休息去。”鸭公嗓子一边打哈欠一边吩咐。

响过一阵铃铛声——那童音检查完那拦路的机关后，雾海里又恢复了宁静。

这时，埋伏在山垭上那个较小的身影对旁边的伙伴耳语了一阵，两人便起身活动了一下手脚，然后就悄无声息地溜了下去。

在又一阵铃铛声和问答声响过之后，光线开始漏下来了。

太阳在驱赶着把大地陷入一片迷津的浓雾，她以自己的光和热使劲地往下压；雾障在太阳光下，不是化成缕缕青烟飘散在蓝空，就是拼命地往深川峡谷里钻。开始太阳在这雾海里还只能看到一片微弱的白光，那光线在不断加强，并逐渐由乳白色转为黄橙色。不久，天际便依稀现出一个橙色的圆盘，那圆盘越来越亮，又由橙红色转为淡白色、白色，最后万道银光一闪，太阳便一跃而出。这时，眼前便呈现出一片奇观：天上，太阳像盏巨大的水银灯泡悬挂在蔚蓝的苍穹；地下，云蒸雾腾，显露出一座座山巅，宛若是散布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的一个个小岛。随着太阳光的不断加强，雾霭在往下挤，就像大海退潮，小岛在渐渐增大；慢慢地，小岛变成了山岭，山岭又变成了山脉，山脉连接上群山，终于，山区的本来面目显现了出来。

在那恰巧处于雾天相连之处的盘山大道上，一前一后地走过两个人来，随着山风吹过，一朵朵云雾绕山穿涧，山道简直成了神话中的云路，若隐若现。远看他们，犹如腾云驾雾一般；走近一看，原来是两个山里装束的人，走在前面的个子较小，还没看清他的面貌就转过山嘴去了。

那走在后面的是一位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他身材适中，体格健壮；浓眉，大眼，卧狮鼻，右嘴角上有一颗黑痣。他走到山嘴处，放慢了脚步，正凝神倾听着动静，就听前面传来欢快的喊声：“张区……张老板，快点啊，能够看到我们银湾的山了。”这个被叫作张老板的一听，浑身一震，急步转过山嘴。啊！那就是离别十五年的家乡。他放眼望去，只见山连山、峰连峰，层层叠叠伸展到远方，那些高耸的山峰，恰如翻腾着的巨浪，而这位归来的赤子更是心潮澎湃。

他叫张明，十五年前随父兄长征到陕北，由于年纪小，部队送他到学校读书，后又进了抗日军政大学。张明毕业后分在中央警卫部队，淮海战役后，调到四野，大军南下到湖南，他又调到了湘西军区教导队。大前天，张明从敌情通报上得知，银湾地区的匪首邹麻子发动了“双十二银湾事变”，区长张英为了掩护战友，孤身抗击众匪，被俘遇害。张明当时得知这个噩耗，几乎昏厥过去，因为这位张英区长就是他的同胞兄长。当他透过泪眼看到通报上所载区中队下落不明，乡亲们遭受土匪荼毒时，他强忍着悲痛，毅然请求前去接替哥哥的担子。有关部门考虑到工作的需要，他又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于是就批准了。张明当即办好手续，连夜搭车来到县里。县长刘宏早闻讯，特地从剿匪前线赶了回来。由于县里同银湾的联系中断，县里派了几名通信员前去联络，都如同石沉大海，所以自事变以后的情况一点也不清楚。本来，刘县长想暂时把张明留在县里，待抽调兵力后再护送他去银湾。但张明知道，我军主力入川作战，留在湘西的部队有限，土匪就是钻了这个空子。眼下正是匪势猖獗的时候，在我军控制的交通线联结的中心区内，尚感到兵力吃紧，如果去远离中心区的银湾，人少了解决不了问题，人多了又一时抽不出，不如干脆自己一人摸进去。他相信区中队的同志一定在当地坚持斗争，只要到了银湾，设法找到区中队，就有办法了。张明把自己的

想法一说，刘县长很是为难，情况虽然分析得有道理，可叫他如何放心呢？这时机要员匆匆跑来报告，说有急电请刘县长去接。

张明见刘宏早去了好一会儿还没有回来，知道他在处理什么紧急情况，便静下心来思考如何进入银湾之事，突然一声报告打断了他的思路。张明刚抬起头，就见迎面递过来一封信，他来不及打量这个小通信员，忙接过信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张明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刚接上级通知，我军主力部队将很快回师湘西，并根据剿匪指挥部的安排，定于七日后再次解放银湾。现在情况有了变化，我同县里几位同志商量了一下，同意你先去银湾，尽快寻找我银湾区中队，以配合主力消灭邹麻子匪部。

我要马上参加一个紧急会议，不能前来送你了，本来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尚需当面交代，也只好等以后了。现派杨盛中同志为你的向导，他是银湾人，又是区中队的通信员，熟悉情况。

祝你们一路顺利！

刘宏早于即日。

张明看了大喜，心情也就更急迫了，他同杨盛中稍作准备，就连夜出发了。

两人翻上连绵数十里的鸡公界，知道前面界口是盘踞银湾的邹麻子匪部设置的第一道哨卡。如果在这里惊动了敌人，纵然闯过去了，以后的路也会更难走，加上今天的雾又特别的大，所以不敢贸然前行，便伏在哨卡前的山垭上等待……

“张、张老板，那就是仙鹤山和楠木山，两山中间是沅江，楠木山脚下就是银湾。”杨盛中见张明凝视着远山，以为是在寻找银湾的方向，忙指着群山深处的山巅说。

“啊……对。”张明从奔腾的思绪中回过神来，他略顿了一下，问，

“从这里走去，恐怕还有好几十里吧？”

杨盛中内行地说：“那当然，山路就是‘喊得应，够你行；看得见，走一天’的，我们虽然用不着走一天，那大半天还是要的。”

张明自昨天晚上同自己的这位小通信员相处以来，由于行色匆匆，还没有来得及打量，现在仔细一看：他十四五岁光景，圆圆的额头下面是两抹又粗又浓的眉毛，长长的睫毛下滚动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鸭蛋形的脸膛中间映开一片桃花瓣般的红润，细而直的鼻子下面是红唇白齿，酷似一朵刚刚绽开的喇叭花——他既有一种女孩子的清秀，更有一股男孩子的虎实。张明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如果是在和平环境里，他也许还只是一名中学生，可一路来所表现出来的机智和沉着却给自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心里一动，一边走一边问：“小杨，刚才过敌人哨卡的时候，你怎么一下想出那么一个轻巧的办法来？”

杨盛中回过头，笑了一下，说：“我讲一个故事，你就知道了。从前，有一个人奉命守一座桥，不许两边的人来往。这个人爱打瞌睡，但他打瞌睡的时间很短，不足一个人过桥所花的时间，还没等你从这头走到那头，或从那头走到这头，他就醒了。如果发现有人过桥，他非挡你转去或喊你回来不可。然而，两边的人照样通行，原来桥两边的人窥穿了其中的奥秘，当快接近桥头时马上转过身。这个守桥人看到你再往前行，就一定会要你转过身往回走，你自然就达到目的了。”

张明听了，很是高兴，接过话头说：“所以，我们一碰响拦路的牛铃，就利用大雾的掩护，钻到了这一边，那两个匪兵也像故事里守桥人一样，就断定我们是要过去的，于是不由分说，便把我们赶了回来。哈哈！这个方法真妙。”他略顿了一下问，“小杨，这个故事是谁讲给你听的？”

杨盛中一听，水灵灵的大眼睛放出了亮光，说：“是我外公讲的。”

张明心里又一动，他小时候也听过这个故事，是不是同一个人讲的呢？于是问：“你外公是哪里人？”

杨盛中把头一歪，说：“就是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的人。”

张明不由得一愣，问：“我们现在要去什么地方？”

杨盛中不假思索，回答道：“当然去言家冲呗！”

张明眉峰一耸，又问：“你说说，为什么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言家冲？”

杨盛中一听，脸上显出深思熟虑的神情，说：“我们来银湾的首要任务是寻找区中队的同志，而区中队很有可能就在言家冲。因为那里的地形有利，尤其是群众基础好，我判断我们区中队的同志们一定在那里坚持斗争，保护群众。”

这与刘县长的分析一样，张明不由得又投去一瞥赞赏的目光，尤其听到他外公就是言家冲人，看来很有可能就是自己要找的亲人，他正打算询问，可杨盛中快步跑到前面去了。原来又是一个山弯，为了防止意外，两人需拉开一定的距离，以便互相策应。

山区的道路都是左盘右旋，一路行去，真不知有多少峰回路转。上坡路难走，下坡路更难走。上坡时，脚需要抬高，重心在后，只不过感到吃力而已；走下坡路则不然，两腿一屈一伸，重心在前，不但吃力，而且重心不好掌握，稍不留神就会翻跟斗。走山路摔跤可不是摔倒爬起来那么容易，而是一旦摔倒，不溜即滚，轻者衣破皮伤，重者粉身碎骨，因此走下坡路必须格外留神。他们沿着山道盘旋而下，杨盛中不愧是山区生长的孩子，走在这条急弯陡路上尚是轻松，只见他时而走，时而蹦，时而滑，如履平地。张明开始却感到有点力不从心，要不是将杨盛中事先准备好的这双糯谷秆草鞋套在皮鞋上，那真有他受的。他们一前一后保持着一定距离往前走，下到山腰，又转过一道山弯，突然前面打来信号。张明知道有情况，便按两人事先约定的应变办法，向路上方的密林

钻去。他爬上山嘴一看，只见下面路上有四个匪兵押着几个挑着东西的老乡一步步走来，显然是给山上哨卡运送给养。张明正惦记着自己的小通信员，不料从旁边的松树上“嗖”地滑下一个人，正是杨盛中，只听他说：“张区长，敌人在前面的黄龙溪又设有一道关卡，过不去。”

张明想了一下，问：“能否从山上迂回过去呢？”

杨盛中看了看前面险峻的山峰，犹豫了一下，道：“……试一下吧。”

山区的道路不知经过多少代人的选择和修筑，才成其为连接各个角落的纽带，如果想另觅路径，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张明和杨盛中离开那条盘山大道，出现在他们脚下的时而是密林，时而是断崖，时而是幽谷。两人攀爬了大半天，弄得筋疲力尽，但实际并没有走多少路。张明站在一个山头看了看，说：“算了，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晚上再想办法。”

他们找到一个山洞，杨盛中弄了一抱干草铺在地上，两人就躺在上面。张明闭目养了一会儿神，看到旁边的杨盛中辗转反侧，知道他睡不着，正好继续早上的话题，便问：“小杨，你外公叫什么名？”

杨盛中转过身，答道：“叫言申保。”

张明一听，翻身坐起，又问：“你是不是有个舅舅叫言雪峰？”

杨盛中很是惊奇，忙问：“是啊！张区长，你认识我舅舅？”

张明一把拉过杨盛中：“岂但认识，我们还是一家人呢！”

杨盛中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眨了眨大眼睛，讷讷地问：“这、这是真的？”

“这——还会有假？早上听你讲了那个故事后，又听说你外公是言家冲的，我就想打听大伯一家的消息了，只是没来得及问。”张明见他还愣着，笑着说，“我父亲同你外公是结拜兄弟，这不还是一家人吗？哈哈！我有外甥了，小杨，你得叫我舅舅呢！”

杨盛中又惊又喜，亲切地叫了一声“舅舅”。张明高兴极了，舅甥

俩依偎着坐在干草上，扯起了家常。他们谈着谈着，不知不觉夜幕降临。张明看看该动身赶路了，他亲切地拍拍杨盛中，两人就钻出了山洞。

这时，月亮还没有出来，稀疏的寒星眨着无力的眼睛，使山间小道隐现在一片朦朦胧胧的夜色之中。张明和杨盛中一前一后从小路转到大道，来到了黄龙溪。这是一个有二十来户人家的山村，傍村而过的溪水不宽也不浅，尤其两岸危崖峭壁，要想过往，只有经过村头跨溪而过的大桥。由于这是东来西往的必经之路，盘踞在这里的土匪便在桥头修筑了碉堡，设立了关卡。自“银湾事变”后，邹麻子的匪二支队第三大队派了一个中队驻守在这里，控制很严，过往要凭通行证，每天一到太阳落山，桥头就拉上了栅栏。

张明和杨盛中正蹲在一所破房旁边，借着星光观察，思谋过桥的办法。忽然，从桥头的哨所里走过来几个巡逻的匪兵，他们立即向后退去，刚刚拐弯来到一堵院墙下，谁知迎面又过来几个看样子是收岗回来的匪兵，他们只好顺着墙根的阴影又倒退回去。岂料刚退到门楼下，那几个巡逻的匪兵也朝这边走来。两人夹在前后两股匪兵的中间，眼看就要暴露，杨盛中打开了手中快慢机的保险。张明抬头看了一下，依稀见门楼上挂着“母女店”的招牌，原来是一座山村客店。他一推门，里面闪着，好在院墙不高，便朝杨盛中一打手势，两人便“嗖嗖”翻了进去。张明脚一落地，就打量开了，这房子一正一偏，右边的正房是客房，左边的横屋大概是厨房和老板住的地方吧。

不一会儿，外面响起了一阵打门声，一个嘶哑的声音叫道：“老板娘，开门哪！”随即，一个恶鸡婆的声音响了起来：“鬼打的，吵死啊！”门外又一个声音叫道：“老板娘，兄弟们刚下岗，冷得不行，想进来喝几杯。”

张明听罢，拖着杨盛中朝客房那边摸去。

“不行。”只见一个两只麦秆小腿支着一条油桶般身子的女人，举着一盏桐油灯，一摇一摆走了出来说，“不行，老娘今天没得空。”那个嘶哑的声音又响了：“是不是少板娘今天碰到了一注财喜。”那个被叫作少板娘的骂开了：“好你个二癞子，当心老娘明天撕烂你的臭嘴。”说完气哼哼地转身进屋去了。门外的匪兵无可奈何，也只好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张明一听，就明白这客店与匪军有瓜葛，否则哪敢用这样的口气说话呢？这时杨盛中拉了一下他的衣角，指了指一间亮着灯光的客房，两人便悄没声息地潜行过去，透过破窗洞一看，只见里面二男一女。女的很年轻，横靠在床上，脚下是一盆烧得红旺旺的炭火；旁边那个戴着吕宋帽商人打扮的四十多岁男人，正把一个沉甸甸的黑皮包递给对面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叮嘱说：“李副官，你千万当心，这里面的东西事关咱们这次的使命。”只见那李副官受宠若惊，接过皮包，毕恭毕敬地说：

“请特派员放心，我会用生命来保护它。”那个被叫作特派员的还想说什么，就听到一阵“踢踏踢踏”的脚步声传来，他故意说：“伙计，早点休息，明天还要赶路呢。”他的话音刚落，一个妖冶的年轻女人提着一盏竹制桐油灯，扭着屁股推门而进，对那个叫李副官的人说：“客人，你的房间收拾好了，请过去歇息吧。”李副官点点头，对那一男一女说：“老板，老板娘，你们请安歇，我也休息去了。”说毕，把黑皮包紧紧夹在腋下，随那女人走出了房门。

张明一听到“副官”“特派员”之类的头衔，就联想起在军区看到的有关特务组织到处派遣潜伏特务，收买土匪武装，妄图把湘西建成一块反共基地的情报，现在见他们遮遮掩掩的模样，便感到非同寻常了：这是土匪控制的地方，可以说是到了他们自己的地盘，然而他们还如此鬼鬼祟祟，便说明他们负有特殊的使命。现在既然自己有机会碰上了，

哪能轻易放过？虽然这不是自己的主要任务，那就来个顺手牵羊吧。张明看到那特派员刚才向副官叮嘱皮包的事，决计从这皮包下手，于是俯身在杨盛中耳边说了几句，两人就蹑手蹑脚朝那间才亮灯不久的房间摸去。

杨盛中走到窗下，探头从破了的窗纸处朝房里看了一眼，马上又把头缩了回来。张明不解其意，凑上去一看，也吃了一惊，原来那妖冶的女人——显然是被土匪们称作少板娘的人，正敞着怀，搂着那李副官的头，两个白嫩嫩、骨突突的乳峰在他脸上磨蹭，口里挑逗：“客官，一个人睡不嫌冷？看你那老板四五十岁的人了，出门还带着一个年轻的婆娘，你才二三十岁的人，正是如狼似虎的年华……”李副官开始还能自持，双手护住黑皮包，怎经得住这样的撩拨，惹得欲火上蹿，把手里的皮包往床头一甩，双手一搂，抱住少板娘滚倒在床上……

张明走南闯北，见的事虽然多，可哪里见过这号晦气的事呢。他把头缩回来，和杨盛中蹲在窗下，只好自认倒霉。突然，里面传来一阵低沉的“啊——”的哀号声，他俩急忙抬头一看，只见李副官的背上插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那妖冶的女人已经跳下床，抓起床头的黑皮包，连衣服也没有扣就跑出房去。张明明白了，原来这少板娘是以色相勾引旅客，进行谋财害命。目睹了这种事，张明不免头皮有点发麻。张明决定惩治这人间的败类，也为了那个黑皮包，他和杨盛中跟踪而去。来到横屋那间亮着灯光的房间外，听到里面响起一阵“叮叮当当”的金属落地声，随即传出一阵对话：

“啊！这么多金条、光洋。花香儿，我们可、可发大财了！”

原来那个谋财害命，称之为少板娘的女人叫花香儿。

“哎呀！真的，我母女这一世享福不用愁了。怪不得，那死鬼费了我好大的气力才入港。”谁知炫耀声突然而止，随即一声惊呼，“不……

不得了。”

“什、什么事？”正在忙于清点金条银圆的老板娘急忙问道。

“这、这就是石特派员要……要我好好接待的上……上面派来的人。”花香儿吓得连声音也变了。

“那他们为什么不亮明身份？”

“石特派员说了，这是最上面派来的，负有特殊使命，就连自己人也不能公开。”

这一说，老板娘沉默了，显然也惊慌。过了一阵，便听到她喃喃地说道：“但愿这人没有死就好了。”

花香儿不耐烦地说：“你这不是白说嘛，我搂着他的腰那么一刀，还活得了吗？”

谁知那做母亲的却振振有词地说道：“不一定，我年轻的时候就碰到一个，可能就是你的父亲。那一次，我一刀子捅在他的身上，却没有伤着，说是会什么缩骨护体的功夫。像跟随你所说的这号大人物来的，说不定都是很有些本事的人。”

“哦——”显然，花香儿被自己的娘说动了心，想了一下问，“如果那人真的死了，那该怎么办？”

“那只好按老规矩办了，把尸体从屋后的窗口丢下去，让溪水冲走，再用闷香把那一男一女熏倒，一起丢下溪去。你就对那石特派员说，没见着这号人，岂不就完了？”

“这怎么行！他们肯定是自己人一站一站护送过来的，不然，石特派员怎么要我好好接待呢。如果在这里失踪了，岂有不追究我们的？”

“那我娘俩就干脆卷起这些金条银圆远走高飞得了。”

“唉，也只好这样了。那我们快去看看吧。”

“别忙，得准备点东西。如果那人没事，正怨恨着你呢，到时空口